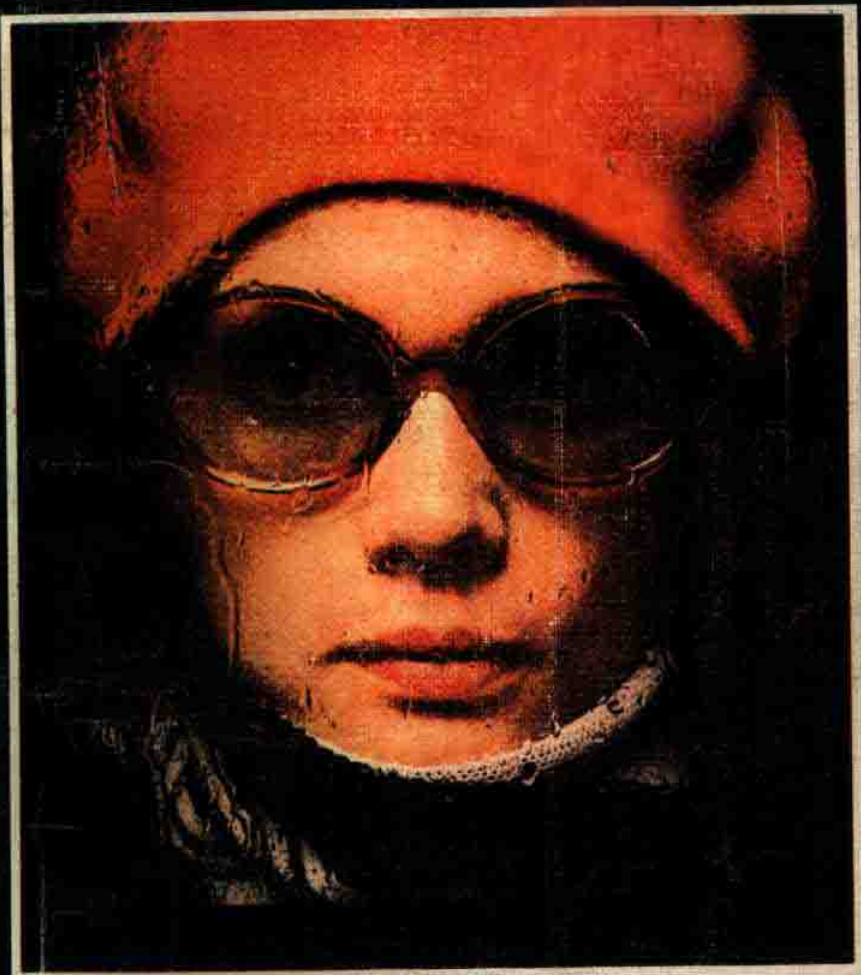


AERBATUOJIE DE ERNÜ



〔苏〕雷巴科夫 著
夏仲翼 刘宗次 译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

苏 雷巴科夫 著

夏仲翼 刘宗次 译

阿尔巴特街的女儿

(苏联) 女 雷巴科夫

夏仲翼 刘宗义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0×1168 1/32 印张 23.15 插页 2 印数 80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数 1-419030 册

ISBN 7-5407-0259-1/I 211

定价 0.70元

· 译本序 ·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及其他

刘宗次

1986至1987年之交，我去苏联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本来，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近二十年来在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研究领域的进展。但是，我的注意力很快为苏联当代文坛热气腾腾的景象所吸引，而首先促使我的“兴奋点”转移的就是安·雷巴科夫的新作《阿尔巴特街的儿女》。

阿尔巴特是莫斯科市中心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早在十九世纪初，大诗人普希金就曾经光顾过街头上至今仍在营业的“布拉格饭店”。革命前，这里是贵族聚居之地。革命后，住户的成分有了变化，相当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也住在这里。这条街上的儿女们对苏联社会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有着特别敏锐和深刻的感受。苏联现在有一位十分著名而独特的行吟诗人阿库扎瓦（已故诗人维索茨基那种表演方式就是宗法于他），他的少年时代就在阿尔巴特街上度过。他父亲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三十年代大清洗中被枪决，母亲被逮捕。他本人作为“人民敌人”的儿子

到处流浪，并怀着替父母赎罪的心情，走上卫国战争的战场，始终是一名普通士兵。五十年代中期，父母恢复名誉，他开始文学创作，写了不少关于阿尔巴特街的诗，其中有一首叫《阿尔巴特之歌》，诗中写道：

你象一条河那样流动。名字多么奇怪！
你的沥青路面，也象河水那样透明。
阿尔巴特街啊，我的阿尔巴特，
你——是我的使命。
你——既是我的欢乐，也是我的不幸。
.....

纵然爱上四万条别样的街道，
但你的深情留下的创伤无法治愈。
阿尔巴特街啊，我的阿尔巴特，
你——是我的祖国，
永远也不能把你走到头！

六十年代，这首诗以及阿库扎瓦其他一组关于阿尔巴特街的诗，经过他本人伴着吉他的吟唱，风靡莫斯科的知识界，魅力至今不衰，被称为“城市知识分子的民谣”。阿库扎瓦的歌声低沉苍凉，它并不催人泪下，但唤起人们沉思，表达了一代人的忧伤。正因为如此，《阿尔巴特街的女儿》这个书名本身就带人带到一个悲喜交融、思绪万千的氛围之中。阿库扎瓦是雷巴科夫的好朋友，两人的遭遇亦有相似之处，他正是最初几个向我透露关于《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以下简称《儿女》)的信息的人之一。

1986年10月中旬，我一到莫斯科就听到有关这本书的种种传闻。在莫斯科大学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讲坛上，在一些多少与文学圈子有关系的人的谈话里，已开始对这部当时尚未发表的著

作议论纷纷。“小道”消息有不少，比较可靠的是这样两条：第一，它曾是一部“禁书”。1967年《新世界》杂志和1979年《十月》杂志曾先后公告将发表这部小说，后来都奉命撤销，现在它已被批准发表，从1987年4月起，在《各民族友谊》杂志连载；第二，小说写到三十年代大清洗的背景，特别是写到斯大林与素来被称作他“亲密战友”的基洛夫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后者神秘的被害。我一向不大喜欢，不，是欣赏不了那种“空灵”又“空灵”的“高层次”文学，《儿女》这样一部小说自然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从人们谈论这个话题时那种溢于言表的兴奋，我模糊地意识到，苏联社会正为自己的心智生活面临一个更加自由活泼的前景体验到一种久未有过的轻松和喜悦。

我读到小说是半年以后的事了。但从此我开始贪婪地阅读各种最新的文学期刊，每逢星期三早晨，六点钟起床，赶到楼下（我住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十四层）书刊摊前买《文学报》和《莫斯科新闻》（这两份报纸和《星火》画报现在是苏联最受欢迎的报刊。出去做客时，如果给主人送上一份最新的《莫斯科新闻》，他几乎马上要视你为知己）。我暗自庆幸，这是我第一次到苏联来，但来得正是时候：苏联正酝酿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文学透露了这个征兆。

当时，报刊上讨论得最热烈的是这样几部小说：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①、阿斯塔菲耶夫的《悲惨的侦探故事》、拉斯普京的《失火记》、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这是几位当今苏联文坛公认的大家，其中艾特玛托夫已有一定世界声誉。关于阿斯塔菲耶夫，有个名批评家讲过这样的话：不读阿斯塔菲耶夫，就不能了解当代苏联人的精神面貌。从这几部作品多少可以把握住当代苏联文学的主要趋向。

^① 漓江出版社已出版中译本，李榕译。

这几部小说的人物、画面、结构布局以及叙述风格各自迥异，每个作家都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固有的特色。《断头台》里依然是艾特玛托夫所十分喜欢的那个人兽共存、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的艺术世界。不过，这次多了一个耶稣基督。小说因第一次在苏联文学里揭露了普遍的吸毒现象而引起热烈反响，但作者显然有更深的寓意。那个笃信上帝的主人公梦游耶路撒冷，呼吁基督到伏尔加河上去寻找乐土，然而他自己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惨死在恶势力手里。在这里，一切关于“善”与“良心”的训诲竟全然不起作用。《悲惨的侦探故事》和阿斯塔菲耶夫以前的作品有许多共同处，它由互不相连的一些小故事组成，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的是身为外省小城警官的主人公。警官眼里所见当然不是西伯利亚冻土带的皑皑白雪和通古斯河急流险滩上的奇谲景色，而是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刑事案。在这个警官的感受里很容易触摸到阿斯塔菲耶夫那颗日益焦灼不安的心。在《失火记》里，通过主人公在一个失火的夜晚的感受折射出作者对时代忧患、社会前途和人生意义的思考，西伯利亚偏僻林区小镇上的一场火灾，在拉斯普京笔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而被有些人称为苏联人精神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别洛夫在《一切都在前面》里，表面上一反常态，对光怪陆离的大都会生活感起兴趣来，不过他对城市文明那种深恶痛绝的谴责不时令人想起老托尔斯泰《复活》开篇里那股愤懑劲儿，到底还是显露出他这位多少带有怀旧情绪的农村作家本色。

不过，这几部小说有个十分醒目的共同特征，评论界称之为“政论性”。有人还写文章论说“政论性”是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必然趋势，要读者对此加以认同，更新自己的审美标准。此话是否有理暂且不说，这几篇作品里作者主观意念表现得十分直露和强烈确是事实。换句话说，都有点思想大于形象的味道。作者们都被一个问题折磨得五内俱焚：人心怎么变得这么坏了？阿斯

塔菲耶夫甚至惊呼，莫非果真是“人之初，性本恶”，因此人们早该去求教于尼采吗？他们似乎都还来不及找到最合适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自己这种情绪，于是不约而同和迫不及待地大声疾呼：苏维埃人，拯救拯救你们的灵魂吧！这是淌着血泪的灵魂的呐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一百余年之后，俄罗斯文学竟又发出了这令人战栗的声音！至此，苏联文学从六十年代开始的道德探索，可说是进到一个需要某种转折的尽头。在此之后，再就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发出泛泛的感叹，便难以拨动读者的心弦了。

文学所传达的精神危机的信号在我短期旅居苏联走马看花式的观察中也得到了某种验证。有一次在一位研究小说诗学的学者家做客，谈话间他不断询问中国宗教信仰方面的情况。我一方面有些困窘，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他的兴趣使我诧异。经过询问，才知道他是东正教徒，三个孙子也都受了洗。这可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当初读研究生时如何通过哲学考试的。他懂了我的意思，回答说，那时并不信教，是后来信的。接着他又说：这没什么奇怪，现在我们最优秀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上教堂去了，不信，您可以去看。于是还向我推荐了几座教堂。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了克鲁泡特金街附近一座教堂，里面站满了人，而且进进出出，络绎不绝。说这是“最优秀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未免失之偏颇，教堂中以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年人居多，但即便是老年人，也是十月革命后出生的一代人。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人们一进教堂就点蜡烛，划十字，听经文，默默地祈祷。不少妇女泪流满面地亲吻圣像上耶稣基督的双脚，走出教堂时带着心灵得到慰藉后的安宁与平和的表情。我特别注意到一个十六、七岁光景的青年，他长得挺拔英俊，满脸聪慧灵秀之气，不时随着教士抑扬顿挫的诵经声躬身礼拜。我随他走出教堂，上前攀谈起来，问他为何信教、是不是团员，他起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只不过是个有好奇

心的外国人，就毫无顾忌地建议与我边走边谈。他说人总不能没有信仰地生活，而他选择的信仰是宗教。因为据他的观察，许多善良、正直的人都信教。此外，他的家庭有信教的传统。至于中学里的共青团活动，如今徒具形式，很多人之所以要那张团证只不过是為了能考进高等学校的某些热门专业，所以不想入团。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诚恳，两眼坦率地、信任地望着我，隐隐地含着几丝抑郁。这不是个愚昧浅薄之徒，也不属于那种玩世不恭，醉生梦死的一群。不知为什么，这时我想起苏联电影《悔悟》中那个由于不能忍受父辈的谎言而开枪自戕的少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此话至今不谬，但要让这个青年从迷误中走出来，仅靠无神论宣传恐怕是无济于事的。宗教今天在苏联仍有这么大影响，自然也还有历史渊源。回想以前讲俄国文学时，一说到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总说这不代表俄国民族性格的本质，看来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了。

当然，就整体而言，苏联文学并不以宗教作为自己的理想。此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一类的理论与苏联作家也没什么很深的缘分。因此，苏联文学在进行心灵探索的同时，把目光投向现实，把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一方面痛心疾首地呼吁拯救灵魂，另一方面则对反思历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正是1986与1987之交的当代苏联文学的一大特色。紧随着1986年发表老作家别克的《新任命》（主人公奥尼西莫夫是个为工业化献出毕生精力和对斯大林怀有盲目的“忠诚”的高级领导干部）之后，1987年前四、五个月的主要文学期刊都把主要篇幅提供给批判个人迷信的作品，它们是：特里米诺夫的《消逝》、格拉宁的《野牛》、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记忆的权利》、杜金采夫的《白罩衫》、莫扎耶夫的《庄稼汉与娘儿们》、普里斯塔夫金的《金色的云朵》。这大多是多年前写就而被禁止的作品，如今一经发表，很快在文坛形成一股强大潮流，引起评论界和读者

强烈反响。相形之下，多年来充斥苏联文学期刊上的那些热衷于玩味女人找不到固定男人的苦恼或一个男人在几个女人之间困惑的作品，顿时黯然失色。在这股潮流中掀起最大波澜的则是《儿女》。

安·雷巴科夫原是以写青少年题材著名的老作家（1911年生），曾因长篇小说《司机们》获苏联国家奖。他长于写实，中国读者从他的小说《沉重的黄沙》（此书已有中译本，写苏联犹太人的遭遇）中已经领略过他编故事的本领。《儿女》也是一部写得很朴素实在的书。这里基本没有时下流行的诸如时空颠倒、梦幻与现实交融、多视角叙述、意识流一类的艺术手法，也没有大段大段没有标点没有逻辑的聪明文字。通篇都是明晰而又明晰的叙述，没有半点精致讲究的“美文学”气味。这是一种非常正宗的传统写法，但一读起来会叫你舍不得放下。萨沙是个正直、开朗、倔强和富有同情心的青年，也是个身强力壮的美男子，风流多情，处处织下相思网。女孩子都会喜欢这种小伙子，小伙子们也会愿意和他交朋友。然而，他年纪轻轻就被蒙上莫须有的政治罪名，置身囹圄。他的命运如何？他会继续保持对理想的热忱，还是从此消沉下去？他那些留在阿尔巴特街上的朋友们各奔东西后都走什么路？他们还会记得他吗？这些问题始终悬着读者的心。一个逗人喜欢的小伙子的命运总会使人关心的，世界上也本来就有许许多多有趣的，发人深思或震撼灵魂的故事。那种一味强调要“淡化”人物、“淡化”情节的文学主张恐怕是过分鄙夷了许多人的审美趣味。当然，编一个动人而又自然的故事并不容易，既要有想象力，更要有生活的功底。萨沙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大概与作家本人有过同他近似的经历不无关系。雷巴科夫自己说：“我的生活部分地与萨沙的生活相同。和萨沙一样，我是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的学生，在二十二岁之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迫浪迹人间。当过司机、机械员和工程师。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

线。”（见《青春》杂志1987年12期）萨沙的故事还没有完，雷巴科夫正在写《儿女》的续篇，他自己说打算一直写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止。

《儿女》的故事止于1934年。关于三十年代，中国读者曾从《被开垦的处女地》、《索契》、《教育诗篇》、《油船德宾特号》、《原动力》等作品中获得过深刻的印象，从中看到了苏联人民在挣脱专制统治的桎梏之后以巨大热情建设新生活的情景。《儿女》给我们掀开了这段历史的新的、痛苦的一页。当成千上万象萨沙这样的青年男女为了理想和信念作出忘我奉献时，他们头上已经乌云密布。一场以“理想”和“信念”的名义进行的对理想和信念的野蛮践踏正在酝酿之中。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从理论上说，这本该是最民主的政权——已经不知不觉地在变成独裁者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与生俱来的品格就是镇压与屠杀。1934年，大规模的“肃反”尚未开始，但是苏联社会从最高领导机构到最基层，已经弥漫着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政治气氛。正是在这以后不久，几百万优秀儿女倒在了血泊之中。关于苏联的“克格勃”，西方出过不少绘声绘色的书，对此，人们有时会持怀疑态度。雷巴科夫在这部新小说中告诉我们，正是在三十年代，苏联内务部的秘密警察已经在以不道德（譬如“美人计”）的手段监视本国和外国公民。这样写是需要勇气的。正是在雷巴科夫这里，我们还第一次看到苏联三十年代西伯利亚流放生活。不久前有位苏联学者访问中国，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表示，《儿女》没有表现三十年代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英雄业绩，因而不够真实。这种看法今天在苏联有一定代表性（不过，公开见诸报刊的大多与此相反），在我看来，未免过于苛刻。人们并没有责备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对“消灭富农”中的严重偏差和惨痛后果轻描淡写，为什么要求雷巴科夫面面俱到呢？更何况《儿女》里是有光明面

的。这光明首先体现在苏维埃社会教育出来的萨沙这个主人公身上。他的舅舅马尔克是个矛盾的人物。他是工业化时期造就出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与别克所写《新任命》中的奥尼西莫夫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到这种人物，说明有共同的生活根据）。他为工业化出了大力，是历史的功臣。然而，由于盲目“忠”于斯大林，也由于多少是“保全自己”的私心作怪（斯大林把他“提拔”进中央委员会，而把不大听话的布加金从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去，小说里这个对比是意味深长的），做了有愧于良心的事，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十分了解的萨沙。马尔克的两重性体现了作家对那个时代的历史主义态度。

毫无疑问，《儿女》之所以在苏联国内外引起“轰动”，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的中心人物斯大林。

从公开发表的作品看，苏联文学对斯大林的描写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斯大林生前。这时候作者们是匍伏在地上仰望不可企及的“太阳”。现代的语言，表现的却是中世纪的愚昧，这是苏联文学史可悲的一页。第二阶段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中。作家们开始写斯大林的诸如粗暴、多疑之类的缺点。不同的作家对他的功过关系处理把握不同，但大体上保持一种尊敬的态度。比较起来，六十年代中期前，缺点写得重些；此后又对优点多所强调。在一些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巨制中，斯大林的形象重又抹上一层神圣威严的油彩。现在苏联评论界普遍认为，“个人迷信”的影响在二十年停滞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存在，恐怕正是指此而言。

《儿女》对斯大林进行了历史的和道德的重新评价。既然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所以视角不是仰视，甚至也不是平视，而是俯视（任何伟大的人物都要被历史置于这种地位来审判）；既然是道德的，就要深入他隐秘的内心世界。这样就彻底消除了斯大林头上那个“神”的光环，还他以“人”的本来面目。童年时代的

贫困生活与父母的不和，青年时代爱情的不幸和多次被流放，对斯大林的性格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意志坚强，刚毅自尊；同时又孤僻多疑，粗暴易怒。作为一个“人”，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不能不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俄国是个资本主义远未充分发展的国家，皇权高于一切的观念在人们意识的深层相当顽固。苏联作家们在此之前所写的批判个人迷信的作品，大多只停留在斯大林个人某些缺点的层面上，对封建主义问题则是讳莫如深。《儿女》中的斯大林对权力，对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对政治斗争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与俄国历史上的某些沙皇（伊凡雷帝、鲍里斯·戈都诺夫）有相通之处，他的专横、权术，甚至某种狡诈，都不是单纯的个人品格，而是一定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儿女》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人们自然关心它的真实性问题。基洛夫是否去过索契？是否参加过党史教科书的编写？他被害之前是否真与奥尔忠尼启泽见过面？对这些问题，雷巴科夫本人在多种场合作了回答。最近一次答记者问发表在1987年最后一期的《青春》杂志上，他说：“我要说的话都写在小说里了。我写的一切都可以用文件来证实，虽然作家有权虚构。……当《战争与和平》发表时，曾经有60部研究著作证明，托尔斯泰许多东西写得不对，库图佐夫在费利会议上没有睡觉，他没做过这件事，没说过那句话。又怎么能证明拿破仑经过奥斯特里茨战场时看见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而且还说了一句‘他死得多么漂亮’呢？谁看见了这个人？谁听见了？这纯属子虚。作家有权利推测。但是，尽管如此，我是严格遵循事实的。要知道，我明白我是在写什么以及人们将怎样来读它”。至于基洛夫之死的谜，笔者在莫斯科时，曾通过电话询问雷巴科夫本人，他的回答是：“我在小说中并没有写什么人指示杀害基洛夫，结论应该由读者根据小说的艺术逻辑自己去做”。对此，任何解释都会是多余的。

雷巴科夫在小说结束时写道：“黑暗的年代开始了”。把三十年代称作“黑暗的年代”，把斯大林主要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形象来塑造，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视角，毫无疑问，这也将受到历史的检验。小说发表后，反响之热烈为多年来所罕见。有的读者主张把雷巴科夫再度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有的评论家（如上面提到的那位学者）责备他失之偏激片面，但多数作家、批评家和读者给予肯定。著名的评论家、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文学批评教研室主任博恰罗夫教授写道：“甚至即使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作者对斯大林形象的处理（或者认为这种处理是片面的），也不能不承认，在有其他各种文学处理的同时，这种处理也有权利存在。让它不在作品内部来得到校正，而由作品以外的其他种种处理和解释来校正吧。恰柯夫斯基有这种处理，斯塔纽克^①也有，还有其他某些喜欢突出领袖的英明与高瞻远瞩的作者那里也有。”博恰罗夫的态度至少表示了一种宽容。苏联思想界如今的确比较宽容了，而哪里有宽容，哪里也就会多些生气。

《儿女》和其他许多反思历史的作品发表以及围绕这些作品展开的讨论，把对个人迷信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位批评家引证一位女诗人的话说：关键不在他，而在我们自身。有的评论家提出苏联人要“学习民主”。一部震动苏联国内外的电影《悔悟》尖锐地提出谎言要毁掉下一代和全民族醒悟的问题。

二十世纪正走向它的尽头。回顾这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十月革命无论如何是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来，苏联人民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也有令人痛心的失误；有欢乐，也有悲伤。今天，苏联社会正经历着新的觉醒。而文学，不论是呼吁拯救灵魂，还是对历史进行反思，都反映了这种觉醒，也促进了这种觉醒。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的朋友仲翼鼓励并愿意和我一

^① 恰柯夫斯基为《围困》作者，斯塔纽克为《战争》作者。

起把这本书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

1988年2月
于北京外语学院

目 录

《阿尔伯特街的女儿》及其他……………刘宗次

第一部（1—30章）…………… 1

第二部（1—20章）……………271

第三部（1—20章）……………469

后来的话…………… 720

第一部